

## 森鷗外《莎樂美》譯本的日本反應

顏 涵 銳\*

### 摘 要

本文以傅柯的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中的性言說為基礎，藉由比較日本和西方性言說的差異，以求了解明治後期、大正初期日本透過森鷗外所譯之王爾德《莎樂美》一劇在閱讀上的差距。在傅柯理論和王爾德的《莎樂美》同樣都提到幾個主題：一、對於女體的歇斯底里化。二、死亡的權力。三、真愛、肉體與精神的愛。四、性早熟的兒童、亂倫、變態性行為。本文會詳述，這樣的一致處並非源於意外，而是因為兩人創作時同樣閱讀過 19 世紀性心理病態書籍，讓兩人的書寫脈絡相似。但也正因為相同的書寫脈絡，讓莎樂美在傳播到日本以後，因為當時的日本尚未接受過這種起源於 19 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性言說，因此逕自以日本明治後期、大正初期的性言說理解劇中情節和人物，進而產生了不同的日本式解讀，而這樣的解讀，如本文所要闡述的，是源自於兩個社會所不同的性言說。這形成了一種在文字翻譯層面以外、透過意識形態對於劇本的廣義翻譯，肇因於接受方因不同文化而產生的理解。

**關鍵詞：**傅柯、莎樂美、森鷗外、殉死、心中、性言說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投稿日期：2018.04.23；接受刊登日期：2018.08.31；最後修訂日期：2018.09.11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六十五期

## 壹、緒論：唯美派文學與日本現代化

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完全未波及平民、近乎和平的革命方式，將日本帶進了快速現代化、西洋化的資本主義國家狀態，<sup>1</sup>這之後四十年間，日本先後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和日俄戰爭（1904）擊潰清廷和帝俄兩大強國，確立了日本擠身國際列強的地位。之後日本又在1910年併吞朝鮮，隨之而來的大正時期，讓日本成為東亞各國吸收歐美西洋文化的橋頭堡和轉運站。<sup>2</sup>在經濟上，日本因為先後戰勝中、俄兩國，得以讓國內經濟突飛猛進，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造成社會階級矛盾尖銳化，成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溫床，知識分子因此紛紛採社會主義批判的角度創作和書寫，造成了明治後期政府的恐慌，而進行絕對干預，這個衝突在1911年社會主義激進分子兼批評家幸德秋水（こうとく しゅうすい）被處死的「大逆事件」（たいぎゃくじけん）中達到最高潮，明治政府殺雞儆猴的作法產生效應，一時之間知識分子偃旗息鼓，噤若寒蟬，選擇迴避社會批判的作法，改走強調享樂的唯美主義（耽美主義〔たんびしゅぎ〕），<sup>3</sup>這是日本在大正初期唯美主義如泡沫般興起的背後社會成因。但其實，唯美主義之所以能在明治後期滋長，主要還是因為之前的自然主義（しぜんしゅぎ），承繼了西歐的浪漫文學和寫實主義作風，卻還沒有茁壯到具有充分省思的實質內化思維，因此在遇到日俄戰爭後，就因為反對社會上一面倒地強調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結合，而揚棄、壓制了個人主義的作風不滿，進而產生反封建、反傳統，強調個人觀感的美學主張，<sup>4</sup>這就是所謂的「反自然主義」（はんしぜんしゅぎ），而這樣的美學主張，正好就是唯美主義成長所需要的意識型態養分，因此一旦嗅到西歐唯美主義的氛圍，

<sup>1</sup> 周國強，〈戰前留日中、韓、臺學生之唯美主義文學活動考〉，《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2010年），頁191。

<sup>2</sup> 周國強，〈戰前留日中、韓、臺學生之唯美主義文學活動考〉，頁191。

<sup>3</sup> 周國強，〈戰前留日中、韓、臺學生之唯美主義文學活動考〉，頁192。

<sup>4</sup> 周國強，〈戰前留日中、韓、臺學生之唯美主義文學活動考〉，頁192。

立刻就獲得了成長的空間。1909年，一群日本「明星派」(みょうじょう)青年詩人在東京創了月刊《昂》(こう)，這是獲得森鷗外等主力唯美主義者的鼓勵而成立的雜誌，《昂》的成立，象徵日本唯美主義文學的誕生，隔年唯美主義主力作家永井荷風(ながい かふう)和森鷗外合創《三田文學》(みたぶんがく)雜誌，以此對抗鼓吹自然主義文學的《早稻田文學》(わせだぶんがく)，在《三田文學》的扶植下，佐藤春夫(さとう はるお)等唯美主義作家紛紛冒出頭來，緊接著東京大學學生也發聲了，谷崎潤一郎(たにざき じゅんいちろう)主導《新思潮》(しんしちょう)的選文方向，用他的成名作《刺青》(しせい)打響了他唯美主義代表性作家的名號。<sup>5</sup>從上述大正時代文學思潮變遷與政治、經濟狀態起伏間緊密的關聯，可以觀察到，日本唯美主義諸家，是在日本社會、文學界經歷了對於國家主義的省思與厭惡後，催生了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卻又因為左派思想受到當局打壓，而讓唯美派文學以一種低姿態，不問世事的厭世、逃避心態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滋長，森鷗外作為唯美派大將，素來與乃木希典交好，兩人在臺灣時期即為同僚，日俄戰爭又同赴前線，乃木之死對森鷗外的創作起了很大影響，軍國主義和唯美主義兩個看似不相干的理念和實踐，卻在兩人友情中看到了意外的結合，而森鷗外的《莎樂美》翻譯，似乎也反映了兩人友情對於創作影響的部分面向。

## 貳、透過傅柯性言說看莎樂美在東西方的反應

本文試圖以傅柯一共三冊的 *History of Sexuality* 作為研究方法。原因在於，《莎樂美》一劇的關鍵主題，有許多在傅柯此系列三本書中被論及，是他所謂性言說 (sexual discourse) 的核心議題，以下一一介紹。這些兩者共通的性言說包括了：一、對於女體的歇斯底里化 (hysterization of

---

<sup>5</sup> 周國強，〈戰前留日中、韓、臺學生之唯美主義文學活動考〉，頁 192-193。

women's body) 或是 idle women。<sup>6</sup>二、死亡的權力 (right of death and power over life)。<sup>7</sup>三、真愛 (true love)、<sup>8</sup>肉體與精神的愛。四、兒童性行為納入教育中 (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sup>9</sup>性早熟的兒童 (precocity of children)<sup>10</sup>或是兒童的性慾 (sexualization of children)，<sup>11</sup>尤其是制止兒童手淫的教育 (masturbating child)。<sup>12</sup>五、知識－權力 (knowledge-power) 所界定的性慾。<sup>13</sup>六、馬爾薩斯理論下的夫妻 (malthusian couple)，<sup>14</sup>這是指從社會經濟大處著眼下，受到人口與資源、勞力與經濟所宰制的夫妻性行為。七、將變態性愉悅心理學化 (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e pleasure)、變態的成人 (perverse adult)。<sup>15</sup>八、血的象徵 (symbolic of blood) 被性的分析 (analytic of sexuality) 所取代。<sup>16</sup>

傅柯認為 18 世紀開始，家庭（中產階級家庭）成了性慾與結盟易位互換 (interchange) 的場域，家庭因此不僅僅是結盟的場域，結盟與性互相滲透，讓性在家庭中有了發展的優越地位。傅柯因此主張，性從一開始就是「亂倫的」(incestuous)。<sup>17</sup>在傅柯的理論中，維多利亞家庭中，因為將結盟關係置換成性 (deployment of alliance, deployment of sexuality)，<sup>18</sup>

---

<sup>6</sup> Michel Foucault (Hurley, Robert, Trans.),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104.

<sup>7</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35-137.

<sup>8</sup> Michel Foucault (Hurley, Robert, Trans.),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2: The Use of Pleasu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229-231.

<sup>9</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04.

<sup>10</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08.

<sup>11</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14.

<sup>12</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05.

<sup>13</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5-11, 58-70.

<sup>14</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05.

<sup>15</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05-106.

<sup>16</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48-149.

<sup>17</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08-109.

<sup>18</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10.

並借助於醫生、教育者、以及其後出現的心理學家（指佛洛伊德之流）的言說，鞏固了性作為家庭構成核心要素，取代了結盟關係，這也開始了結盟關係被「心理學化」（psychologized）和「精神病化」（psychiatrized），<sup>19</sup>於是在維多利亞家庭中，出現了這些新的家庭角色，都是被心理學精神病化了的人物：緊張的女性、性冷感的妻子（frigid wife）、疏離的母親，更糟的還有對於謀殺念頭念念不忘的母親<sup>20</sup>（性冷感、謀殺念頭、疏離，這些特質都出現在王爾德在劇中描述希羅底以女兒莎樂美為工具，去向希律王要求約翰的頭顱的情節裡，過程中她對先生希律王沒有任何感情、反倒從旁慫恿女兒挑逗老公，助長父女之間的亂倫情事，作為換取利益（殺死約翰）的代價，對女兒不帶憐惜之情、一心只想置批評她的約翰於死地）、性無能、貪好性愉虐、變態的先生<sup>21</sup>（希羅底嫁給希律王後始終未生，兩人也在劇中為此大吵，希羅底也將責任怪給希律王的性無能；希律王對女兒毫不遮掩的亂倫情慾，身為繼父，充分顯示他的變態性慾）；歇斯底里、精神衰弱的女孩和早熟且被掏空的孩子<sup>22</sup>（莎樂美的早熟性慾、肉體，卻又因為內心的古怪想法和對約翰的迷戀，在劇中被形容成像是墳墓裡走出的死屍一樣，蒼白、沒有血色；被母親剝削她的年輕和肉體殆盡，還半推半就的讓她跳七重紗之舞；最後還因為對於約翰的狂戀而歇斯底里地親了對方被砍下的頭顱）；以及年輕的同性戀者抗拒婚姻或是輕忽老婆<sup>23</sup>（約翰對於莎樂美求愛的漠視，以及作者王爾德本人對於老婆 Constance 的冷淡）。由上，可以看到本文築基於傅柯三本著作的原因和基礎。

依據傅柯在這套他生命最後作品中的理論，知識—權力對於性的宰制和支配，將一整套各式各樣不見得相關、甚至截然無關的性的概念框在一起，統

---

<sup>19</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10.

<sup>20</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10.

<sup>21</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10.

<sup>22</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10.

<sup>23</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10.

稱為性，這個人為組成的性因此被視為許多現象的「成因」(casue)，<sup>24</sup>許多事情被歸咎於性，性於是有了新的的重要性、扮演了新的角色，被歸類成人性中一個不可告人的天性的重要一環。比較王爾德的《莎樂美》和聖經中對於約翰被希律王處死的情節就可以發現，前者讓「性」成為全劇主導生死的核心成因，但在後者中，約翰致死的原因卻在信仰的差異和政治的運作，無關性愛，這是一種言說 (discourse) 模式的轉變。也因為這種轉變，讓我們逐漸把性行為與性、個人的身分同等化，似乎從事某種性行為，就表示了這個人的性身分和這個人的本質，從事同性性行為的人因此冠上 19 世紀才出現的新身分標籤「同性戀」，彷彿是一個新的物種 (species, espèce)<sup>25</sup> (同樣的，在其他非基督教文明的社會也不見得存在，中、日、韓的士大夫、武士流行男色，但還是會娶妻生子，不因同性性行為或戀情而限制其社會身分，見下文)，在同性戀這個標籤出現之前同性性愛只是一個行為 (sodomy)，無關一個人的身分、本質。過去，被禁止的只是這個行為，現在成為整個人都因此被歸到另一個種類，於是人們變成會視一個人是不是同性戀來看評斷一個人，<sup>26</sup>原來在古代只是法律上的犯罪行為，現在卻成為一種生活型態、一種特異的本性，傅柯更指 Westphal 在 1870 年所寫「相反的性慾」(contrary sexual sensations) 促成了同性戀這個概念的誕生，將陰陽調和的相反視為一種內化的半陰陽 (interior androgyny)、靈魂的雌雄同體 (a hermaphroditism of the soul)，原本只是一時的行為違常的同性交歡 (sodomite)、卻成了一個恆定的物種分類：同性戀 (homosexual)。<sup>27</sup>在下文對於中國和日本男性間情慾交往的描述，可以看到，日本在引進西方性言說系統後，還因此經歷過一段陣痛和適應期。正是因為這樣，讓傅柯將 19 世紀心理醫師比作昆蟲學家，稱他們為現代性心理疾病者命名之方

<sup>24</sup>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

<sup>25</sup>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5.

<sup>26</sup>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6.

<sup>27</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43.

式為 entomologize，嘲笑他們盡是為非常規性行為取古怪學名（strange baptismal names）。<sup>28</sup>

另外，傅柯在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第一冊 *La volonté de savoir*（英譯版改為 Introduction），其中第五部分的標題為「死亡與對於生命的權利」（Right of Death and Power over Life），傅柯點出，在性的建構歷史中，死亡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佔了相當重要的分量。傅柯在該章一開始即提及，長久以來統治者的一項權利就是可以決定生死，傅柯認為，這是沿襲自古羅馬的 *patria potestas*（家長權），即一家之主有權處理家中奴隸和子女的生命。因為這些人的生命都是他所賦予的。<sup>29</sup>這些則與本文論乃木希典為天皇殉死的古老日本傳統有密切關係，而傅柯將之納入龐大的西方性言說系統中，不僅讓我們從性的角度重新審視死亡，也讓我們在看待《莎樂美》整套性言說從西方搬移到東方時，不僅僅在性方面，還在生死、愛情觀上的不同文化意識形態。

傅柯對於西方性言說的剖析，提供本文從《莎樂美》由西至東的搬移過程中，一個比較日本性言說時的基礎。在翻譯到亞洲後，以莎樂美情慾為中心所發展出的《莎》劇中一切，在日本是如何被看待的？會與其在西方所獲得的態度一樣嗎？而正提供了研究翻譯作為載具（vehicle）和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時，能否成功搬到文化的差異的驗證工具。由於傅柯的理論非常清楚地是以千年來西方基督教文明歷史作為探討的基礎，循著基督教文明所界定出來的性（sexuality），也就因此不必然與其他非基督文明所界定出來的性相同。而正就是因為這樣的不同文明所界定的性，形成了對於本文所要探討的《莎樂美》在翻譯成不同語言，進入非基督教文明國家後，形成了對於《莎樂美》不同的解讀和形象的塑造。

---

<sup>28</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43.

<sup>29</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35-136.



由傅柯性的歷史中性言說的理論架構來爬梳、檢視日本當時的性言說，作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元素，是延續在日本傳統文化中所特有的現象，其所形成日本性言說，並不存在於傅柯所論述的西方性言說中：一、殉死（じゅんし），為君王、主上而犧牲性命。二、心中（しんじゅ），為所愛的人犧牲生命。三、若眾道（わかしゅどう）與美少年（びしょうねん），以及貞操與女性地位。以下加以一一探討。

### 參、殉死、心中

在死亡觀方面，日本同樣有著不同於歐美或是中國的態度。而在眾多死亡形式中，自殺作為其中一種，是最能象徵對於死亡態度的不同處，因為，自殺象徵的是掙脫位階權力擺布，重回個人權力的現象。過去歐洲自殺被視為罪行，因為自殺違抗了只有地上的君王和天上的君王擁有行使死亡權力的特權。<sup>30</sup>而在日本，自殺卻長久以來就形成一種受到推崇的習俗，這也相對形成日本文化中對於自殺缺少像西方這種受到譴責、甚至牴觸特定律令的情形。根據 Mamoru Iga（伊賀衛）<sup>31</sup>依據日本文學中自殺出現的數量所做的研究，在戰國時代以前（1600 年以前），自殺大約以 33% 的數量出現，但在江戶時代（1600-1868）數量則暴增到 123%，也就是每個著作中都至少有 1.23 件自殺描述，緊接在江戶時代之後的明治天皇時代（1868-1911）稍減，但也高達 68%，1911 年以後則跌回 35%。<sup>32</sup>

<sup>30</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138.

<sup>31</sup> 本文援引談論日本人對自殺的態度，部分仰賴 Iga 的研究，原因主要在於此書是對西方學界發表的人類學文化研究（anthropological culture study）博士論文，其對於日本人心態的剖析，不站在日本社會主觀立場去探討，而站在客觀第三者的社會觀察和批判，如此避免了多數日文論述有時帶有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式的美化立場。Iga 本人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日本人，他將自己對日本人的死亡觀加以分析後寫成研究書籍，交由加州柏克萊大學出版，相信對日本人生死觀是具有相當權威性的分析。

<sup>32</sup> Toyomasa Fusé, *Modernization and Stress in Japan* (The Netherlands: E.J.J. Brill, Leiden, 1975), 66.

Iga 在他研究日本人自殺的學術著作 *The Thorn in the Chrysanthemum: Suicide and Economic Success in Modern Japan* 一書中指出，依據研究，日本人相對於其他國家，對於死亡的恐懼感較低，Iga 認為，其原因與日本宗教信仰相信「無常」(むじょう) 有關，這讓日本人對於死亡能夠平常心看待；另一個原因，Iga 認為，是因為日本宗教教導信徒，死亡是一種解脫，從塵世的虛幻和苦痛中的解脫。人生無常，可是人們卻妄想要獲得恆常，這就是虛幻，生老病死都是無常。第三個原因則是日本人相信，死亡是一種德行。死亡是靈魂功德圓滿後回歸原始居所，因此應該是一種滿足。而如果是以自我犧牲、死諫、或是謝罪的方式自殺，會讓死亡更道德化。第四種觀點則是認為死亡是一種創造。明治時代日本知名作家有島武郎(ありしま たけお) 認為殉情是一種圓滿，如果能預見死亡，那麼就能好好充分過餘生，以充滿創意和愛的方式來對待彼此。第五個原因則是，日本人視死亡是一種美。Iga 引述一名日本化工學家對美國自殺學家 (suicidologist) 兼死亡學家 (thanatologist) Edwin Shneidman 於搭乘日本子彈列車時對日本人死亡觀的形容：「櫻花開得快謝得也快。最好能如櫻花般綻放圓滿後即死去。過去日本有許多偉人，其行徑就如櫻花般高貴。」Iga 並說，日本文學的最重要的主題都環繞在愛與死上。兩者之所以被視為極致的美，就是因為它們都是終極的經驗。在愛與死當中，當事人忘卻自我，且不求回報、不知魂歸何處。這種全然的無我與處在未知的狀態，被日本人視為最吸引人、最美的境界。而日本人對死亡的美化，又被日本人思想中的神秘感所強化。第六個讓日本人看淡生死的原因是一種家庭延續感。對日本人而言，死亡就是死後的生命，會在自己的兒女、後代生命中延續下去。因為日本人相信，親人死後靈魂仍會朝夕持續陪伴家人，這也從日本人家庭中慣常會擺設神龕和祖宗牌位(仏壇〔ぶつだん〕)，並會和牌位說話商量家中大事，並堅持這牌位會一直傳給後代去供奉。以上這些感覺因此給了日本人一種象徵性的永恆感，讓他們不那麼懼怕死亡。<sup>33</sup>

---

<sup>33</sup> Mamoru Iga, *The Thorn in the Chrysanthemum: Suicide and Economic Success in Modern*

Iga 本人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日本人，他將自己對日本人的死亡觀加以分析後寫成研究書籍，交由加州柏克萊大學出版，相信對日本人生死觀是具有相當權威性的分析。而同樣的，對於自殺，日本人的態度也是接受度較其他國家高。日本人在遇到有人自殺時，態度也往往較包容，對死者抱持較同情的態度，往往會說出像是：「自殺是個人自由」、「我羨慕可以自殺的人」、「都是社會的錯」之類的話。<sup>34</sup>近日因為知名 Youtuber（直播主）Logan Paul 在日本知名的自殺森林拍攝自殺者遺體引起全球撻伐，讓日本自殺森林廣為人知，日本會有自殺森林這樣場所存在於社會，且未受到輿論或是政府干預禁止，日本人對於自殺態度的可見一斑。

Iga 歸納日本人自殺的原因有二：責任感和無助感。他指出，把自殺的理由說成是為了責任感，西方人常無法理解，因為對西方人而言，自殺正好是不負責任、逃避責任的作法。Iga 認為這是因為西方人認為責任是負，日本則認為責任是對上級或是團體的負責。西方人強調表現、日本人強調品質（品行和誠信、無私）。Iga 引用涂爾幹（Durkheim）對於自殺分類的方式，將日本文學作品中的自殺歸類為宿命型（fatalistic 或 anomic 失範型）、利己型（egoistic）和利他型（altruistic）。自我犧牲（謝罪）和殉死（追隨主上或丈夫於黃泉）屬於最後一種。該分析顯示，戰國時代（1185-1600）日本自殺率最高是宿命型（即自認無法滿足社會需求而自殺），但有大幅增加的則是利他型（殉死、謝罪），這顯示隨著日本幕府制度完整化，人民內化了社會常規，因此會自發性地按照社會規範的道德自我要求。到了江戶時期（1600-1868）利他型自殺更是追上宿命型自殺，相當高比例是因為「因自身失誤自覺慚愧、罪惡感、或是遺憾」而自殺。這應該與江戶時代教育普及，道德深入民間有關。但到了明治時代（1868-1911）利

---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46-148.

<sup>34</sup> Mamoru Iga, *The Thorn in the Chrysanthemum: Suicide and Economic Success in Modern Japan*, 158.

他型自殺的描述就大幅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宿命型的自殺。這與日本西化，人民個人主義心態上升有關，這時期因愛自殺的描寫也增多。<sup>35</sup>

Iga 也指出，日本人有將自殺浪漫化的傾向，在遺書中常不會真正道出自己自殺的直接原因（比如是殉情或是失戀），而常會用一些看似充滿哲理的話來充塞。同時，日本人認為藉由自殺可以成就大事，認為這是讓生命變得偉大的作法。1932 年，一對來自富裕家庭的大學生以「情死」（じょうし）的方式殉情於東京附近的山裡，死後兩人合葬的墳墓遭人侵入破壞，警方勘驗後才發現，原來殉情的女大生生前一直是處女。處女卻為愛情自殺，這一報導讓日人陷入瘋狂，認為這對情侶的愛情純潔無比，許多詩人因此為此寫詩讚美他們純潔淒美的愛情，為此還有一首歌頌他們愛情的情歌因此暢銷。隔年，一名女大生跳崖自盡引發年輕人仿效，同年竟有 944 人在同一地點跳崖自盡。<sup>36</sup>這則處女殉情新聞所引發的現象或許也正說明為什麼《莎樂美》在日本會特別受到歡迎，而有這麼大數量的翻譯版本的原因。因為莎樂美就是在與心儀的人完全沒有肌膚之親（唯一有的是親吻了死去約翰的頭顱，這幾乎算不是肌膚之親，因為親吻的是已經冰冷死去的嘴唇）的情況下為愛情而被處死，雖然嚴格上而言，她不是殉死、不算自殺，但是為了愛而失去生命，或許正是打動日本人那種認為愛和死都是極致的美，而莎樂美又以少女的身分在跳完一支美麗的舞蹈，以親吻約翰嘴唇綻放她的情慾之花後，快速地死去，就像日本人所崇拜的櫻花所象徵的精神，是一種高貴品格的展現。

在明治時代後期、大正時代前期，有兩件自殺事件深植於日本人民和翻譯家森鷗外的共同意識中，而且這兩件自殺事件闡述了日本特有的生死觀與對於情感中特定道德價值的地位。第一件是領導日本日俄戰爭的大將

---

<sup>35</sup> Mamoru Iga, *The Thorn in the Chrysanthemum: Suicide and Economic Success in Modern Japan*, 149-154.

<sup>36</sup> Mamoru Iga, *The Thorn in the Chrysanthemum: Suicide and Economic Success in Modern Japan*, 158.

乃木希典切腹（せつぷく）自殺；第二件則是女演員松井須磨子為戀人島村殉情（心中）。這兩件事，則都環繞著森鷗外所譯的《莎樂美》。這兩件以自殺作為日本人極致情感表達的方式，界定了另一種不同於傅柯分析下西方文化的日本情慾。

1912年7月30日，日本明治天皇在即位44年後駕崩，同年9月13日，天皇葬禮儀式當天，另一個消息同樣震撼了日本上下，那就是深受日本人敬愛的乃木希典將軍採用當時已經被禁止的切腹方式自殺。乃木的切腹方式非常講究，完全依循舊武士道的儀式進行：他先是在腹部以武士刀由左至右、由下至上，完整地剖了一個十字形，並且不由他人介錯，而是自行舉刀切斷頸部動脈而亡，是切腹自殺中最痛苦、也最強烈宣示死亡意願的一種。雖然當時切腹已經很少人使用，但熟知日本舊時代武士道傳統的日本菁英都知道，乃木是遵循武士道中所謂的「殉死」之禮，即追隨主公於地下的儀式。乃木在天皇葬禮當天一早先是穿上西式軍服拍照，接著換上日式傳統和服，準備進行切腹，整個過程都經過詳細安排，且刻意選在明治天皇靈車駛過乃木家門前那一刻並在天皇遺照面前切腹，其殉死之意再明顯不過。<sup>37</sup>雖然乃木的切腹殉死是刻意安排，但是他卻選擇隱瞞這件事，為了不出席天皇移靈過程，還對宮中主事者稱病告假，以免眾人起疑。但是，整個殯葬大典還沒結束，乃木切腹殉死的消息就已經在日本傳開，這個消息因此蓋過了天皇大喪儀（たいそうぎ）。<sup>38</sup>

森鷗外的日文版《莎樂美》是在乃木殉死前兩年的明治43年（1910）1月由易風社發行的，<sup>39</sup>根據井村君江所製作「日本地區《莎樂美》相關

---

<sup>37</sup> Doris G. Barga, *Suicidal Honor: General Nogi and the Writings of Mori Ōgai and Natsume Sōsek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1.

<sup>38</sup> Doris G. Barga, *Suicidal Honor: General Nogi and the Writings of Mori Ōgai and Natsume Sōseki*, 66.

<sup>39</sup> 井村君江，《サロメの変容——翻訳・舞台》（東京都：新書館株式会社，1990年），頁283。

出版訊息」(日本における『サロメ』書誌)圖表,該日譯本問世後兩年間,談論或相關《莎樂美》著作僅有兩則。但隨著 1912 年明治天皇駕崩、亦即乃木殉死同年,大正天皇即位,9 月間森鷗外《莎樂美》譯本由初山書店再版,相關的著作開始大幅度增加,隔年(1913)從 1 月起,即有 Richard von Schaukal (シャウカル)的詩作《莎樂美》日譯(小林愛雄)、Shmutzler (シュムウツラア)莎樂美畫作、若月紫蘭和中村吉藏兩名譯者重譯《莎樂美》,以及諸多作家《莎樂美》劇評等 23 個相關莎樂美的紀錄出現,可以說比起往年來,一下子暴增了將近六倍之多,其中更有島村抱月將森鷗外譯本搬上舞臺,而中村吉藏和若月紫蘭兩人的譯本亦在同年搬上舞臺。其中若月紫蘭個人更在相隔八年後、再度於大正 10 年(1921)重譯《莎》劇,顯示此劇在日本於大正元年後開始的熱潮。由於乃木希典的過世,在當時和日後的日本引起很大的騷動和關注,光是在日本文壇,就有包括森鷗外(《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阿部一族》)、夏目漱石(《心》)、三島由紀夫(《憂國》)、司馬遼太郎(《殉死》)、芥川龍之介(《將軍》)、渡邊淳一(《靜寂之聲》)等人受到乃木殉死事件影響而創作以乃木切腹為主題或靈感的作品。同時代的好友森鷗外更因為深受乃木殉死震撼所及,而從此寫作風格轉向,從原本的浪漫派小說轉向歷史小說。<sup>40</sup>因此《莎樂美》一劇在大正元年開始突然的大受日本人喜愛,並且從此不輟,日文成為全世界發行過最多《莎樂美》譯本的語言(21 種版本),或許透露了《莎樂美》此劇的結合死亡與熱情的題材,在遭逢乃木之死,重新喚起日人對死亡好奇與迷戀之情後,才得以受到日人重視與喜愛。而不管是乃木希典一意自殺以表達他對天皇的效忠、或是松井須磨子已死追隨戀人於地下,都是一種將死亡與熱情結合的特有表達方式。似乎認為人世間最極致表達情感深度的方式,就是以捨棄對於生命的熱情,一種否定人作為

---

<sup>40</sup> Doris G. Bargen, *Suicidal Honor: General Nogi and the Writings of Mori Ôgai and Natsume Sôseki*, 4.

生物戀棧生命的本能的終極表現：如果連最熱愛的生命都可以捨棄，那肯定是視對方為高於自己生命價值的無上推崇。

乃木希典將軍是譯者森鷗外終生好友，兩人在留德時就相識，森鷗外兒子也回憶其父對乃木那不合時宜的武士道精神深感敬意。<sup>41</sup>在乃木希典奉派為臺灣第三任總督（1896-1898）駐臺期間，森鷗外也同時在臺擔任醫官。在日俄戰爭時，兩人亦分屬兩個軍團對俄作戰。<sup>42</sup>在乃木於 1912 年 9 月 13 日自殺後，森鷗外當天即提筆開始創作他連續四部以切腹自殺為主題的歷史小說中的第一部《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おきつやごえものいしょ），這部小說完成於五天後乃木葬禮當天，顯示森鷗外是刻意要以此獻給好友乃木的。這部小說描述 17 世紀時細川家族一次家臣間的鬥毆，彌五右衛門在爭吵中殺死另一名家臣後，欲以切腹贖罪卻不為主公所允許，因此乃將自己的切腹延遲到 34 年後主公過世後，以殉死的形式完成。這其實就是乃木希典生平寫照，乃木在日俄戰爭中因為戰敗而曾向天皇要求自殺被拒，日後他乃將自殺心願放在心中 35 年一直到天皇過世後，才完成自己 35 年前的心願。這部小說後，森鷗外緊接著又在隔年 3 月、4 月和 1914 年 2 月接連完成三部同樣以切腹殉死為主題的歷史小說，顯示乃木之死對他的影響甚深。<sup>43</sup>由此顯示，雖然《莎樂美》的翻譯早於乃木殉死兩年，但事實上，乃木於日俄戰爭後向天皇表達殉死想法之事，森鷗外也早就知情，所以乃木介錯的形象早就存在森鷗外這位好友的心中許久，而在他讀到《莎樂美》一劇中施洗約翰斷頭盛在銀盤上時，這個劇情不無勾起森鷗外這位譯者潛藏在內心裡許久的介錯不安和他所嚮往的武士道舊俗。

---

<sup>41</sup> Doris G. Barga, *Suicidal Honor: General Nogi and the Writings of Mori Ōgai and Natsume Sōseki*, 85.

<sup>42</sup> Doris G. Barga, *Suicidal Honor: General Nogi and the Writings of Mori Ōgai and Natsume Sōseki*, 59.

<sup>43</sup> Doris G. Barga, *Suicidal Honor: General Nogi and the Writings of Mori Ōgai and Natsume Sōseki*, 6-7.

然而，莎樂美在王爾德筆下為愛身亡的情節，為什麼會引起日本這個在全世界獨有切腹殉死傳統的國家強烈共鳴呢？或許，不論是乃木的切腹或是松井須磨子的殉情，是一種慾望的投射、是權力與整體社會對於個人內心想法的界定。研究者 **Bargen** 探討日本獨特殉死文化的論述，點出了日本文化在界定內心慾望的特殊言說方式。日本殉死文化是主從關係中由下屬在君王或城主死後，以自殺來表達對於主上絕對忠誠的作法。這種作法雖然在其他國家歷史中亦有偶發紀錄，但卻沒有如日本這樣，將之發展成一套完整的儀式，並且形成一種社會習俗和傳統。一般而言，這種主從間的殉死，下屬必須取得主上的允許才能殉死，若不得允許則不得任意殉死，但卻又因此發展出一種微妙的特殊文化，就是若是有人刻意違反主上的命令殉死，反而又更為人尊敬。但這種違逆主上的作法，不見得適用於每個人，因為一般而言，若未得主人允許自殺，會被說是「犬死に」，意謂死的沒價值、如狗一般死掉。而如果主從之間有一層未言明的默契，則這樣的死則是無上榮耀。可是這樣的默契，只有主從之間知曉，外人無從得知，這也是為什麼乃木的殉死會被那麼多小說家書寫的原因。因為，究竟他的死是光榮的殉死，還是如狗一般的不值，視乎詮釋者所站的角度和立場，而對乃木殉死一事不表認同的日本文學家也不在少數。<sup>44</sup>戴季陶也說，在日本的封建時代，切腹和仇討兩件事，是最受到日本舉國所讚美的武士道精華。<sup>45</sup>戴季陶指出，日本人選擇最痛苦、最積極、要費盡千辛萬苦才能達成目的的切腹方式自殺，在死時，都還努力保存明晰的生存意識、奮鬥精神，到最後一刻都要努力讓身體不傾倒、切腹的十字紋路要工整平直、切完腹的刀子還要堅持忍著痛苦放到最整齊的狀態，更不打算有獲救的一絲僥倖。<sup>46</sup>戴季陶認為，日本對於自殺的觀念，卻有和其他民族不同之處，這一點就點出了傅柯理論中自殺被西方宗教和法律所禁止的差異。

---

<sup>44</sup> Doris G. Bargen, *Suicidal Honor: General Nogi and the Writings of Mori Ōgai and Natsume Sōseki*, 20.

<sup>45</sup> 戴季陶，《日本論》（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頁20。

<sup>46</sup> 戴季陶，《日本論》，頁67。



而由於死亡在傅柯的性史理論中占有重要一環，自殺又是明確與權力（在位者、宗教、法律、社會習俗）對於死亡權力的限制的邊際的挑戰，一旦出現在日本這種上述這幾種權力可以遠及死亡的社會時，也就會隨之形成不同於西方的性言說。

《莎樂美》來到日本，對於處於大正時代後期的日本知識菁英而言，是連同將唯美主義等西歐文化、思想引進到日本的企圖之一。對於森鷗外這一輩在 1880 年代留學歐美的日本人而言，包括當時也在英國留學的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以及在美國留學的永井壯吉（ながい そうきち）等人，這些人是日本第一代前往海外留學的大文學家、知識菁英，他們在海外的見聞、教育日後影響了他們的著作甚多，更透過他們的著作和在日本的種種貢獻，影響了日本人對於歐美文化的看法甚深。也因為他們都是第一代的留學生，所感受到的歐美文化和日本傳統文化的衝擊也就特別深。在森鷗外的留德日記《獨逸日記》第一篇中，記述了他在 1884 年 10 月 12 日到達柏林的過程，文中他提到自己拜會當時已經先到德國留學的橋本綱常（はしもと つなつね），拜會時他以傳統日本 90 度彎腰鞠躬的方式向他問候，但立刻遭到橋本糾正，告誡彎腰時不可這麼低。他還提到，當時日本留歐學生，為此洋和文化差異特別另請舞蹈老師指導種種站、坐、行禮等儀態，因此待久了以後再看到日本人彎腰鞠躬的方式，會感到非常可笑、粗野。<sup>47</sup>這小小的故事說明了森鷗外這個年代的日本人對於西洋文化的陌生、以及對於洋、和文化之間差異所感受到的強烈衝擊。對於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即使如森鷗外等留學歐美的菁英，作為首批海歸學生，恐怕也很難不以日本傳統文化來理解《莎樂美》。

對於死亡，日本文化中尚有所謂的「心中」。「心中」一詞，指的是關係親密的人在同意的情形下，選擇一同自殺的情形，當一家人都一同自殺

---

<sup>47</sup> Karen Brazell, "Mori Ogai in Germany. A Translation of Fumizukai and Excerpts from Doitsu Nikki," *Sophia University: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26 No. 1/2 (1971): 77-100, accessed April 13, 2017, <http://www.jstor.org/stable/2383608> Accessed.

時，會有「一家心中」(いっかしんじゅう)的作法，近年日本也流行有意自殺的人在網路尋求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自殺，被稱為「網路心中」(ネット心中)。情侶的殉情，以此生無法結合，願來生能結為夫妻的心中，則又被稱為「情死」(じょうし)。殉情這個主題在日本文學中，從元祿時代(1688-1703)的《曾根崎心中》(そねざきしんじゅう)開始，就成為一個重要主題，甚至在17世紀、18世紀時，於京都、大阪地區造成殉情風潮。<sup>48</sup>「心中」這個主題，殘留在日本文學中，進入了明治後期唯美主義文學的作品中。

上文提到的戴季陶也提到情死。他說：

有很多情死的人，不是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為達共同的目的，是為達所愛的對方的目的，很勇敢地積極的作所愛者的犧牲。他們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對的二人間的絕對的戀愛是他們的世界。他們為了這一個世界能夠捨去一切世界。情死的事，不用說最多是在花柳社會，其次是社會階級不同的男女間的戀愛。……這一種「超世界間的性生活」，是墮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縱貪淫的性生活社會中的男女們所意想不到的。熱烈的性愛和優美的同情，這兩重性的超性的生存意識，是引著他們走向死路去的動因。在中國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經沒有這種激越的性行供我們追懷，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見這種深刻的人生意義。在自殺這一種死的事實上看得出很豐富的生意來，是日本民族一種信仰真實性的表現。<sup>49</sup>

日本人對殉情的迷戀，在許多日本的電影創作和小說中至今都還常出現，日語中除了「情死」一字外，還有「心中」也是殉情之意。像日本最知名的18世紀情死真實故事《曾根崎情死》日語原文就寫作《曾根崎心

<sup>48</sup>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臺北：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頁268。

<sup>49</sup> 戴季陶，《日本論》，頁67-68。

中》。《曾根崎情死》和人形淨琉璃另一部改編自真實殉情故事的《心中天之網島》(しんじゅう てんの あみじま)<sup>50</sup>這兩個 18 世紀的殉情故事出現在戲劇之前，元祿時代的日本就已經出現一部《心中大鑑》(1704 年出版)，收錄了 21 件發生在京都、大阪地區的「心中」(殉情)事件，<sup>51</sup>顯見當時人對於殉情故事著迷的程度。

郝祥滿的《日本人的色道》一書也特別提到日本人的殉情，並稱「性愛與死亡的結合」在日本文化中相當普遍，他舉了三島由紀夫《憂國》(ゆうこく)這篇小說，描寫日本 1936 年二二六兵變中，一位新婚軍官處在對國家的忠誠和對部隊長官的忠誠之間兩難，最後決定以切腹自殺以謝國家和長官，新婚的妻子知道後就決定一同殉情，兩人在殉情前沐浴一番，卻不禁性慾高漲，於是決定在死前享受最後一番性愛，三島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寫這段死前的性愛，在性愛的最後高潮中，融進烈性的死亡。<sup>52</sup>郝亦指出像渡邊淳一的《失樂園》也是這種殉情之愛，並指松井須磨子和島村抱月這段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師生戀殉情真實案件所受到的歌誦為例。日後在 1947 年曾被導演溝口健二改編成電影，由田中絹代主演，片名是《女優須磨子之戀》，同年又有山田五十鈴演出由同樣改編自這個故事的《女優》一片，之後 1988 年再度由松坂慶子(まつざか けいこ)演出須磨子一角，拍成《華之亂》(はなのらん)，同一年松竹也推出由栗原小卷(くりはら こまき)所拍的《殉愛》(じゅんあい)電視劇。但日本這種「殉情」的傳統，或許和更早武士時代武士之間有所謂「眾若道」的同性盟情關係有關。<sup>53</sup>以下我們就談論日本若眾道的發展。

---

<sup>50</sup>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臺北：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58。

<sup>51</sup>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頁 268。

<sup>52</sup> 郝祥滿，《日本人的色道》(臺北：時英出版社，2011 年)，頁 72-74。

<sup>53</sup> 郝祥滿，《日本人的色道》，頁 75。

## 肆、美少年與若眾道、貞操觀與女性地位

形成日本文化解讀莎樂美不同於西方的另一個元素，就是日本從德川幕府時代以來的若眾道（わかしゅどう）、男色的風俗（雖然這類行為更早就已經在日本的僧侶和貴族間蔚為風氣）。王爾德作為公開的同性戀者，又因為他的同性戀行為入獄，此事在日文譯者之間自然是熟悉，這些日本譯者在明治、大正年代之交，對前一個朝代德川幕府的男色文學必然不陌生、對於即將在大正年代風行的美少年文學（びしょうねんぶんがく），也已經開始受到感染，因此，若是比較敏感的閱讀者和譯者，自然就會因為王爾德的這一身分而對他的作品起了共鳴。同時，劇中莎樂美對於約翰的迷戀，以及王爾德透過莎樂美的臺詞，對於約翰那種男色式（male erotic）的描寫，在西方可能會被解讀為莎樂美的性早熟，甚至是歇斯底里、性飢渴，或以同性戀者、雞姦者的創作名之，但在有著男色文化傳統的日本，卻很能夠感受到這種男性欣賞男性美色的眼光，也就是所謂的美少年的凝視。《莎樂美》中暗戀敘利亞少年的侍者，是全劇唯一未遭逢厄運的人，王爾德給了這個角色特殊待遇，而他正巧也是同性戀。對擁有獨特男色文化的日本，肯定用不同於西方的態度看待這部作品。這也是讀者反應（reader response）的一個現象。

若眾道文化在日本西化以後看似勢微，但從近數十年來日本漫畫中始終自成一格卻暢銷不墜的 BL（boy love）漫畫，更由此形成所謂的美少年文化、以及近十年來開始席捲亞洲包括中國、臺灣、泰國等地的 BL 電視劇、電影，網路劇等情形來看，顯然若眾道只是表面上的勢微，事實上，若眾道成為一種深入的意識，影響現代文化，而這也形成亞洲社會特殊的性言說，不同於傅柯所分析、承襲自西方基督教教義的性言說系統。Jeffrey Angels 在他的著作 *Writing of the Love of Boys: Origins of Bishonen Culture in Modernist Japanese Literature* 一開始的序言中即以「慾望的言說」（Discourses of Desire）為標題，他指出，西方讀者在看近幾十年日本暢

銷漫畫時，常會訝異於漫畫當中有那麼大量的男男情愛和情色，Angels 更指出，男男愛（male-male love）（他刻意避開同性戀一詞）從七〇年代就成為日本漫畫、尤其是少女漫畫中最重要主題之一。他舉出兩部七〇年代日本經典漫畫：萩尾望都（はぎおもと）的《トーマの心臓》（トーマのしんぞう，臺譯《天使心》）、竹宮惠子（たけみやけいこ）的《風と樹の詩》（かぜときのうた），兩套作品中劃時代描繪歐洲男生寄宿學校中所發生的男男友誼、嫉妒、愛慾、情慾，在當時快速在少女讀者間贏得喜愛。但作者 Angels 也點出，雖然這類作品在七〇年代才開始在日本出現，或許和當時西方研究者如沙特（Jean-Paul Satre）、Georges Bataille、薩德（Marquis de Sade）等人討論性的作品成為趕時髦學生必讀的代表作有關，但此風氣早在 20 世紀初，就已泛見於暢銷日本文學中。<sup>54</sup> Angels 主張，這些七〇年代以後盛行於日本少女漫畫中的男男情節，受到大正末年、昭和初年男男情愛作家的影響（homoeroticism in literature）。Angels 引用另一位研究日本江戶時代（16 世紀）到二次大戰期間男男情慾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歷史學家 Gregory Pflugfelder 知名著作 *Cartographies of Desire: 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 1600-1950* 中的研究結果指出，原本在江戶時代文學和社會中享有崇高地位、極受敬重的男男情慾，到了明治時代開始被視為野蠻、不道德或可鄙；Angels 也引另一位研究者 Jim Reichert 的對明治時期男男情慾文學的研究指出，明治中期以後，男男情慾在文學書寫中，就逐漸被視為不文明的象徵。Pflugfelder 著作標題中 cartographies 一字正點出了日本在男男愛觀念上的演變沿革（即性言說），跟政治上的國家疆界一樣，會隨著時代不同而演變。也因為這樣，日本自江戶時代以來，對於男男愛就有不同的稱謂，稱為「男色」和「同性愛」或許字面上看似相同、但背後潛藏的概念包袱、文化意涵和歷史背景卻大有不同，前者是江戶時代的稱謂，有時也被稱為「若眾道」或是「眾道」，

---

<sup>54</sup> Jeffrey Angels, *Writing of the Love of Boys: Origins of Bishonen Culture in Modernist Japanese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location 32.

而從後者的帶著「道」一字即可得知，這樣的行為在江戶時代，是得到和「茶道」、「弓道」一樣的地位，自然也就沒有貶抑之意。<sup>55</sup>

日本傳統性言說與西方不同的情形，可以從日本對於 *homosexuality* 一詞日譯的演變過程見到一斑。日本在 19 世紀開始大量從德國引進醫學、法學和心理學專業知識，因此接觸到當時正開始散播於歐洲各國的新概念：*homosexuality*。一直到 1880 年代，日本醫學書籍對於該如何翻譯此字都沒有一致性答案，各有各的譯法。一直到 1920 年代，同性愛一字才開始被普遍採用，但還是不乏其他譯法。日本社會學家 Furukawa Makoto（古川誠）推論，同性愛一詞之所以會在 1910 和 1920 年代間開始普及，是因為當時日本社會大眾和媒體都想找一個字來形容中學女生間的同性情誼，許多人認為女女情愛著重於精神層面而非性愛，因此同性愛一詞才選用「愛」字，而不是「同性性行為」，但這個字讓日本人開始有了觀念的改變，而將男男情色與女女情色視為同一類。<sup>56</sup> Angels 這番話很清楚的點出，日本舊時代的性言說和西方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的性言說是不同的，即使在接觸到西方性言說以後，日本還是因應了自己的社會型態變遷和考量，而採用「愛」字取代了「性行為」來翻譯 *homosexuality* 中的 *-sexuality*，這牽涉到文化翻譯中文化脈絡的差異問題，也正是傅柯性言說所看到文化間差異難能可貴之處。而日本同性戀的觀念普遍被西方所影響，則是到了 1910 年代以後才有的事，也就是說，在森鷗外等人翻譯《莎樂美》並將之引介到日本的年代，日本人對於王爾德的同性戀身分，以及《莎》劇中同性戀角色的理解，是以舊時代的男色或若眾道的眼光來理解的，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崇高而沒有受到社會所鄙視或指責的行為。

---

<sup>55</sup> Jeffrey Angels, *Writing of the Love of Boys: Origins of Bishonen Culture in Modernist Japanese Literature*, location 80-95.

<sup>56</sup> Jeffrey Angels, *Writing of the Love of Boys: Origins of Bishonen Culture in Modernist Japanese Literature*, location 100-110.

同樣的，就像同性戀態度在日本有著歷史變遷差異，日本婦女的貞操觀在歷史上也經歷了許多個不同的階段轉變，在 19 世紀中葉，明治時代行君主立憲以前，日本還有所謂的「訪妻」（妻問い婚〔つまどいこん〕）文化，<sup>57</sup>·<sup>58</sup>類似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如廣西壯族走婚和雲南永寧納西族的「阿尚婚姻」。<sup>59</sup>·<sup>60</sup>這個風俗日後更發展成「夜這い」（よばい）習俗。<sup>61</sup>·<sup>62</sup>這種習俗一直到明治時代日本一些鄉下地方都還保留著。<sup>63</sup>像日本女性作家茂呂美耶在她的《江戶日本》一書中就提到日本明治以前的文明是多神教又是母系社會，本來對於男女性別的角色和定位是極為寬鬆多樣的，但到了明治以後，為了：

確立文明開化的新社會道德，積極引進西方一神教教條的性愛觀與戀愛觀，崇奉處女膜，推崇戀愛與婚姻必須一致，強制國民堅守一夫一妻制，彈壓紮根於全國各地的性風俗，並制定父權至上的長子繼承權……本來光明磊落的性愛，變成偷雞摸狗的行為……約束國民性慾……。<sup>64</sup>

茂呂美耶這番話也在另一位研究者 Mackie 對日本女權的研究中獲得驗證。明治時代君主立憲（1890），確立了男性為天皇唯一合法繼承性別，推翻了過去日本歷史上有五位女性天皇的前例後，這種沿襲了江戶時代武士家族採用中國儒家禮教視男性為宗族社稷主要支柱的看法，就滲透到日

---

<sup>57</sup> 李卓，《家族文化與傳統文化：中日比較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66。

<sup>58</sup> 錢澄，〈變異的專偶制——從《源氏物語》看日本平安時代的婚姻形態〉，《蘇州大學學報》期 4，2003 年 10 月，頁 1。

<sup>59</sup> 錢澄，〈變異的專偶制——從《源氏物語》看日本平安時代的婚姻形態〉，頁 1。

<sup>60</sup> 李卓，《家族文化與傳統文化：中日比較研究》，頁 66。

<sup>61</sup> 池雨花，《雪國之櫻——圖說日本女性》（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 年），頁 215。

<sup>62</sup>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頁 77。

<sup>63</sup>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頁 77。

<sup>64</sup> 茂呂美耶，《江戶日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90。

本的整個社會性別思維。<sup>65</sup>天皇之於國，就如父親之於家，「家族國家」(かぞくこっか)，就如同西歐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一樣貫徹在日本的明治後性別思維中。<sup>66</sup>「明治民法」(めいじみんぽう; Meiji Civil Code)確立了長男繼承制，揚棄了明治前日本婚姻制度的多樣性(可以有男性入贅女家或訪婚)，鼓勵女性嫁入男家。1871年開始實施的「戶政」(こせき)制度，以一戶為基本社會單位，戶長登記為父親，向天皇效忠，並擁有同意子女婚嫁的權力，30歲以下兒子、25歲以下女兒婚嫁都需獲父親同意，推翻了江戶時代男女結合可憑自由戀愛的舊俗(武士和富家千金不在此列)，<sup>67</sup>更強化了男性在社會的威權地位，<sup>68</sup>也讓男性視女性貞操為繁殖的條件之一。日本既有這樣多樣的戀愛和性愛、婚姻風俗，說明了雖然日本從漢唐時代就引入儒家思想，但在宋代以後才在中國出現的重視處女文化，<sup>69</sup>卻似乎是因為儒家思想在日本只限於貴族、知識菁英階級所知，未深入平民階級，因此並未廣為平民階級接受，<sup>70</sup>這也是為什麼一直到明治初期的19世紀末，訪婚這種以女性為能動者(agent)主導兩性關係的婚俗都還維持著。

而也因此，日本對於貞操的觀念，不像歐洲基督教文化有聖母瑪麗亞強調處女懷孕的聖潔形象，也不像中國儒家在宋朝以後視處女為婦女貞潔的一個象徵和條件。雖然我們知道，當代的日本，開始強調處女這件事，但在歷史上，日本人對於婦女貞操的觀念卻是晚近才有的。1563年有耶穌會傳教士路易斯佛洛依斯(Luis Frois, 1532-1597)入日本傳教達34年，並於1585年著書稱日本女人並不重視處女、貞操，失去這些無損其名譽，

---

<sup>65</sup> Vera Mackie, *Feminism in Modern Japan: Citizenship, Embodiment and Sexu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

<sup>66</sup> Vera Mackie, *Feminism in Modern Japan: Citizenship, Embodiment and Sexuality*, 22.

<sup>67</sup> 茂呂美耶，《江戶日本》，頁79。

<sup>68</sup> Vera Mackie, *Feminism in Modern Japan: Citizenship, Embodiment and Sexuality*, 23.

<sup>69</sup>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頁145-146。

<sup>70</sup> 郝祥滿，《日本人的色道》，頁25。



依然可以婚嫁，而且女人也可以休夫。<sup>71</sup>、<sup>72</sup>日人重視婦女貞操，是武士道時代才有的事。<sup>73</sup>而且即使到了晚近，日本女孩子還都會以自己還是處女為恥。<sup>74</sup>中國翻譯家兼劇作家田漢曾留日，與眾多唯美派日本學者交好，他也清楚當時日本男性對於女性貞操不甚以為意的事，在 1934 年，他為所譯谷崎潤一郎小說《神與人之間》（神と人との間〔かみとひととのあいだ〕）所撰〈谷崎潤一郎評傳〉中，就談到著名的谷崎潤一郎讓妻事件，他稱之為「愛人交遞手段」，並且點出小說《神與人之間》寫的就是這段谷崎、佐藤與妻子、好友、戀人四人之間的四角戀情。此事原委在李長聲載於《聯合文學》「谷崎潤一郎特輯」（2011 年 1 月號）所著〈谷崎潤一郎和他的女人們〉一文中曾述及，他說谷崎喜歡壞女人，並不喜歡小他十歲、藝伎出身的妻子石川千代子，因為嫌她太「低眉順目」，也曾在隨筆中自承跟千代子不是因戀愛結婚，多次寫殺妻小說也是在表達內心對千代子的厭惡。佐藤春夫就是親眼見過佐藤以手杖打千代子，因而對千代子由憐生愛，谷崎卻又藉著近水樓臺之便，誘拐了千代子的妹妹、當時才 16 歲、但屬於「妖婦」類型的聖子，還因此把這段不倫戀寫進小說《癡人之愛》中，最後更決定要娶聖子為妻，將千代子掃地出門，為了自己這個私心，他半開玩笑跟佐藤說要將千代子送他，不料聖子卻移情別戀男演員，谷崎反悔找千代子，弄得原有意娶千代子的佐藤一怒之下與他絕交，這件事成了日本文壇史上著名的「小田原事件」（おだわらじけん），就發生在 1921 年，這件事就寫成了《神與人之間》，事情至此還未落幕，1926 年，換佐藤又戀上自己妻子的表妹，頓時理解當年谷崎魚與熊掌兩難之苦，乃與谷崎握手言和，於是 1930 年，在小田原事件後近十年，谷崎、佐藤、千代子聯名發布公告，谷崎同意與千代子離婚，千代子改嫁佐藤，一時成為日

<sup>71</sup>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頁 175-176。

<sup>72</sup> 池雨花，《雪國之櫻——圖說日本女性》，頁 214。

<sup>73</sup> 池雨花，《雪國之櫻——圖說日本女性》，頁 215。

<sup>74</sup> 池雨花，《雪國之櫻——圖說日本女性》，頁 217。

本媒體報導的八卦頭條，這件事則成谷崎《食蓼蟲》（蓼喰ふ虫〔たでくうむし〕）小說的主題。<sup>75</sup>

## 伍、結語

由以上的回溯男男愛對於日本社會文化脈絡的發展，或許可以更進一步感受到原本在西方籠罩《莎樂美》一劇與王爾德同性戀身分相關的敗德、醜聞標籤，以及劇中隱約的同性戀感情暗示（敘利亞少年和希羅底的侍者之間），來到了日本，或許反而對日本的讀者和菁英階層，形成了一種相當親切的文化認同感。雖然到了明治時代，已經因為西化而多少讓日本接收了西方對同性戀的醜化和疾病化態度，但就如上述關於日本七〇年代以後少女漫畫中的 BL（男男愛）情節所顯示，或許在同性戀這個議題方面，日本人整體內心深處似乎從未真正完全被西化所完全改變，而讓他們始終對男色、若眾道有著較西方寬容且接受、甚至美化和崇拜的態度，這種給予同性戀行為較正面態度的心態，讓他們對王爾德《莎樂美》一劇，以不同於西方的性言說在看待。

同樣的，包括殉死、情死、心中、生死觀、鮮血、性愛等西方社會文化系統中的元素，在日本也與形成不同於西方的獨特脈絡，因此讓莎樂美在日本的形象褪去了惡女、*femme fatale*、戀屍、嗜血、亂倫、性早熟等西方文化系統中的病態性心理形象，反而被日本社會文化系統所擁抱，這個莎樂美和其所屬的這部戲劇，融入了日本以歌舞伎傳統中，男性反串女性、歌舞伎在男色、若眾道關係中扮演男男愛中陰柔的角色、他看男性的眼光，化入了莎樂美看約翰的眼光，王爾德透過莎樂美的嘴、以一名偏愛男色的作家的筆調，豐富描寫男性的文字，成了擁有豐富男色文化日本一個在西

---

<sup>75</sup> 李長聲，〈谷崎潤一郎和他的女人們〉，《聯合文學》，2011年1月號，瀏覽日期：2018年9月7日，網址：<http://mag.nownews.com/article.php?mag=7-37-3131>

化後被壓抑男色性心理的出口。同時，莎樂美以弱齡處女、為愛身亡的過程，符合了日本人對於純潔的愛情、如櫻花般瞬間開放到極致、瞬間凋謝那樣的美化、浪漫化死亡。來到日本的莎樂美，是日本人透過自己的眼光，看著他人的文化風景，照見的是這個國家對自己傳統性言說、生死觀的讚美和自戀。在這樣的翻譯下的《莎樂美》，透過一個外來的文本，卻是翻譯出一個民族自身原本就想盡各種方式想在文學、戲劇中衝破現實束縛、枷鎖所表達的性狂想和奔放意圖，完全褪去了這齣劇和這個角色在西方受盡壓抑和檢查制度噤聲的被害形象，也因此才能夠在這塊土地上，綻放出 21 種不同譯者所完成的譯本。

看完以上對於日本傳統社會不同於其他文化的女性情慾、男色表達，再讀到森鷗外譯《莎樂美》中她初見約翰時的對話，會讓人不再覺得那麼突兀、費解，至少讓人能夠暫時甩脫中文閱讀者在讀到女性大膽表達情慾時的預設自我審查和批判心態：

德語 (Lachmann, 1907)	日語 (森鷗外, 1980)	依日文語意譯為中文 (筆者自譯)
SALOME Welch seltsame Stimme! Ich möchte mit ihm sprechen. ... Wie abgezehrt er ist! Er ist wie ein Bildnis aus Elfenbein.	サロメ まあ。何という珍しい 声だろう。 わたしはあの男に会 って話がして見た い。 ... まあ、あの人の痩せ ている事。 丁度象牙細工の細か い人形のようなだ。	莎樂美 啊。多麼不尋常的嗓音。 我想跟那個男子見面 聊聊。 ..... 啊。那人真是纖瘦。 宛如從象牙雕出的纖 細人偶一樣。

<p>Gewiss ist er keusch wie der Mond. Sein Fleisch muss sehr kühl sein, kühl wie Elfenbein. Ich möchte ihn näher beseh'n. ...</p>	<p>あの男の清い事は、 空にある月のようで あろう。 あの男の肌はさぞ冷 たかろう。 象牙のように冷たか ろう。 わたしはあの男をも っと傍に寄って見て やりたい。 ...</p>	<p>這男子是那麽的潔白， 宛如天上的月亮一樣。 這男子的皮膚想必很 涼。 就跟象牙一樣的涼吧。 我想要更靠近到他身 邊好好看他。 .....</p>
<p>Jochanaan! Ich bin verliebt in deinen Leib, Jochanaan! Dein Leib ist weiss wie die Lilien auf einem Felde, von der Sichel nie berührt. Dein Leib ist weiss wie der Schnee auf den Bergen Judäas. Die Rosen im Garten von Arabiens Königin sind nicht so weiss wie dein Leib, nicht die Rosen im Garten der Königin, nicht die</p>	<p>ヨカナーンや。 わたしはお前の体に 惚れた。ヨカナーン や。 お前の体は、鎌の障 った事のない、 野の百合のように白 い。 ユダヤの山の上に降 って、溪間に落ちて 来る雪のように白 い。 アラビアの妃の庭に 咲く薔薇もお前の体 ほど白くはあるま い。</p>	<p>約翰。 我迷戀上了你的身體 了。約翰。 你的身體白的就像無 瑕的鐮刀一樣，就像原 野的百合。 白的就像猶太山上落 下的大雪、降到山谷中 一樣。 阿拉伯王后庭園中綻 放的薔薇大概也不如 你雪白的身體。 阿拉伯王后庭園中、供 王后作香料庭園中的 薔薇、落在葉子上、黃 昏的赤足、</p>

<p>Füsse der Dämmerung auf den Blättern, nicht die Brüste des Mondes auf dem Meere. Nichts in der Welt ist so weiss wie dein Leib. Lass mich ihn berühren deinen Leib. ...</p>	<p>アラビアの妃の庭、 妃の香料を作る庭の 薔薇でも、草葉の上 に降りて来る黄昏の 素足でも、 海の上の月の乳房で も、 世の中にありとあら ゆるものにお前の体 ほど白いものはある まい。どうぞ、その 其方の体に障らせて おくれ。 ...</p>	<p>海上月亮的乳房全都 比不上。 世上所有的一切也都 比不上你身體的白。 請讓我撫摸你的身體。 .....</p>
<p>In dein Haar bin ich verliebt, Jochanaan. Dein Haar ist wie Weintrauben, wie Büschel schwarzer Trauben, an den Weinstöcken Edoms. Dein Haar ist wie die Cedern, die grossen Cedern von Libanon, die den Löwen und Räubern Schatten spenden.</p>	<p>わたしはお前の髪に 惚れた。ヨカナーン や。 お前の髪は葡萄のよ うな。 エドムの国の葡萄棚 に下がっている黒い 葡萄のような。 お前の髪はセドルス の木のような。レバ ノンの山に立ってい る大きい、セドルス の木のような。獅子 や山賊が昼の間その</p>	<p>我迷戀上你的髮了， 約翰。 你的髮就像葡萄一樣。 艾多姆國的葡萄藤下 成串的黑葡萄一般。 你的髮就像雪松一樣。 屹立在黎巴嫩山上的 高大雪松一樣。白天賜 予獅子和山賊以遮蔭 的雪松一樣。 漫長黑夜裡， 月亮隱去身影， 小星星們不安的夜裡，</p>

<p>Die langen schwarzen Nächte, wenn der Mond sich verbirgt, wenn die Sterne bängen, sind nicht so schwarz wie dein Haar. Des Waldes Schweigen... Nichts in der Welt ist so schwarz wie dein Haar. Lass mich es berühren, dein Haar! ...</p>	<p>蔭に隠れようとする セドルスの木のよう な。長い、長い暗の 夜でも、月が顔を隠 して、小さい星共が 心細がる暗の夜で も、おまえの髪ほど 黒くはない。 奥深い森に住んで いるしじまでも 世の中にお前の髪ほ ど黒いものは一つも あるまい。 どうぞ、そのお前の 髪に障らせておく れ。 ...</p>	<p>都比不上你的髮的漆 黑。 幽深森林裡的無聲... 世上的一切都比不過 你頭髮的漆黑。 請讓我撫摸你的頭髮。 .....</p>
<p>Deinen Mund begehre ich, Jochanaan. Dein Mund ist wie ein Scharlachbandan einem Turm von Elfenbein. Er ist wie ein Granatapfel von einem Silbermesser zerteilt. Die Granatapfelblüten in den Gärten von Tyrus, glüh'nder als</p>	<p>わたしはお前のその 口が所望だ。ヨカナ ーン。 お前の口は象牙の塔 に結び付けた 猩々緋の紐のよう な。 熟した柘榴を銀の小 刀で切るような。 チルスの園に生えて いる柘榴の花は、薔</p>	<p>我渴望你的嘴， 約翰。 你的嘴像是象牙塔上 繫著的猩紅色帶子。 像是熟透的石榴被銀 製小刀切開一樣。 特魯斯的花園生長的 石榴花， 比薔薇花還要紅，但都 比不上你的嘴那麼紅。</p>

<p>Rosen, sind nicht so rot. Die roten Fanfaren der Trompeten, die das Nah'n von Kön'gen künden und vor denen der Feind erzittert, sind nicht so rot wie dein roter Mund. Dein Mund ist röter als die Füßeder Männer die den Wein stampfen in der Kelter. Er ist röter als die Füße der Tauben, die in den Tempeln wohnen. Dein Mund ist wie ein Korallenweigin der Dämm' rung des Meers, wie der Purpur in den Gruben von Moab, der Purpur der Könige. Nichts in der Welt ist so rot wie dein Mund. Lass mich ihn küssen, deinen Mund. ...</p>	<p>薔薇の花より赤いけれど、お前の口のように赤くはない。 帝王の出御の知らせに吹き鳴らす、如何なる敵をも恐れさせる喇叭の赤い音も、お前の口ほど赤くはない。 お前の口は葡萄酒を醸す桶の中に入って踏んでいる杜氏の足よりも赤い。 お寺の軒に住んでいて、坊さん達に餌を貰う 鳩の足よりも赤い。 お前の口は海の底の薄明かりの珊瑚の枝、モアブの洞穴の紫貝の染色、帝王の紫。 世の中にありとあるものにお前の口より赤いものは無い。 どうぞ、お前のその口に接吻をさせておくれ。</p>	<p>帝王駕臨時紅色的號角， 足以讓敵人膽戰心驚，都比不上你紅色的嘴那麼紅。 你的嘴比釀酒人踩在釀葡萄酒桶中的腳還要紅。 跟住在寺廟中、由僧侶餵食的鴿子的腳一樣紅。 你的嘴就像黃昏時海底的珊瑚枝， 像莫亞人洞穴中紫貝。 世上沒有比你的嘴更紅的事物了。 請你讓我親吻你的嘴吧。 .....</p>
---	--	---

<p>Ich will deinen Mund küssen, Jochanaan.</p>	<p>… わたしはお前の口に 接吻せねばならぬ。</p>	<p>我非要親到你的嘴不 可。</p>
<p>Ich will deinen Mund küssen.</p>	<p>ヨカナン。 わたしは接吻せずに は置かぬ。</p>	<p>約翰。 我一定會親到你的。</p>

森鷗外的翻譯，比德文譯本更進一步把莎樂美強烈的慾望表達出來。像在上表中最後一句，德文雖然使用了 **will** 表達「意圖」，有「想要」的意思，但沒有表達想將這個意圖實現而會採取動作意思。但森鷗外的日文採用了「ずには置かぬ」則不僅表達意圖，還有要插手介入促成該事的意志力在其中，因此是更強烈的意圖。但是，在讀了日本自古以來男女兩性性慾表達的自由平等狀態、以及日本對於欣賞男色的長久傳統之後，莎樂美對於約翰外表那麼露骨的形容、讚美（幾乎罕見於其他男性作家書寫中，即使女性作家作品也罕見），以及她對約翰的情慾流露，森鷗外用更勝於德文譯筆的口吻表達她的慾望，不僅不讓人讀來有詫異或惡女的印象，反而感受到這正符合日本這個國家所擁有獨特文化脈絡在表達情慾時最淋漓盡致的快意呈現。



## 徵引文獻

- 井村君江。《サロメの変容——翻訳・舞台》。東京都：新書館株式会社，1990年。
- 池雨花。《雪國之櫻——圖說日本女性》。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年。
- 李卓。《家族文化與傳統文化：中日比較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李長聲。〈谷崎潤一郎和他的女人們〉。《聯合文學》，2011年1月號，瀏覽日期：2018年9月7日  
網址：<http://mag.nownews.com/article.php?mag=7-37-3131>
- 周國強。〈戰前留日中、韓、臺學生之唯美主義文學活動考〉。《長崎中國學會會刊》，2010年創刊號，頁191。
- 茂呂美耶。《江戶日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郝祥滿。《日本人的色道》。臺北：時英出版社，2011年。
-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
- 森鷗外。《鷗外選集第二十卷：翻譯戲曲3》。東京：岩波書店，1980年。
- 黃福慶。〈論中國人的日本觀：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0年期9，頁61。
-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臺北：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
- 錢澄。〈變異的專偶制——從《源氏物語》看日本平安時代的婚姻形態〉。《蘇州大學學報》，2003年10月期4，頁106。
- 戴季陶。《日本論》。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 Angels, Jeffrey. *Writing of the Love of Boys: Origins of Bishonen Culture in Modernist Japanese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 Bargen, Doris G.. *Suicidal Honor: General Nogi and the Writings of Mori Ōgai and Natsume Sōsek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 Bennett, Susan. *Theatre Audiences: a Theory of Production of Reception* (2<sup>nd</sup> 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Brazell, Karen. "Mori Ogai in Germany. A Translation of Fumizukai and Excerpts from Doitsu Nikki." *Sophia University: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26 No. 1/2 (1971), pp. 77-100.  
<http://www.jstor.org/stable/2383608> Accessed, 13-04-2017.
- Constantinidis, Stratos E. (Ed.). *Text & Presentation, 2005*.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5.
-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owning, Lisa.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ichel Foucaul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Falzon, Christopher, Timothy O'Leary and Jana Sawicki (Ed.). *A Companion to Foucault*.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 Foucault, Michel.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tome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1973.
-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 .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9.
-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2: The Use of Pleasure*.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 . *Herculine Barbin, Be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emoir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Hermaphrodi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McDougal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2010.
- Fusé, Toyomasa (ed.). *Modernization and Stress in Japan*. The Netherlands: E.J. Brill, Leiden, 1975.

- Goldhill, Simon. *Foucault's Virginity: Ancient erotic fic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utting, Gary. *Foucaul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Iga, Mamoru. *The Thorn in the Chrysanthemum: Suicide and Economic Success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Leupp, Gary P.. *Male Colors: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okugawa Japa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Mackie, Vera. *Feminism in Modern Japan: Citizenship, Embodiment and Sexu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aynard, Senko K.. *Japanese Communication: Language and Thought in Contex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 Smart, Barry. *Michel Foucault*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Takada, Kazuk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shima Yukio and Oscar Wild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ir Views of the Absolute," Ph.D Dissertation, Edinburgh: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04.
- Taylor, Dianna. *Michel Foucault: Key Concepts*. Durham: Acumen Publishing Limited, 2011.
- Wilde, Oscar. *Salomé*.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17/2015.
- . *Salomé*. Translated by Lord Alfred Douglas, Boston: Brande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6.
- . *Salome: Tragödie in Einem Akte*. Übersetzt von Hedwig Lachmann. Leipzig: Leipzig im Inselverlag, 1907.

## Response in Japan of Mori Ogai's *Salomé* Translation

Yen, Han-Ra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look inside the general attitudes of Japanese readers towards Oscar Wilde's *Salomé* through Mori Ogai's translation in the 1920s by incorporating Michel Foucault's sexual discourse as used in his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re are certain themes shared between Foucault's book and Wilde's *Salomé* that readers of them can hardly ignore: the 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y, powers of death and over life, true love, spiritual and physical love, precocious sexuality, incest, perverse sexuality. Such shared interests of two authors should not nonetheless be understood as sheer coincident, instead, they attest to a deeply entrenched mindset governed by the sexual discourse, namely books on sexual pathology both have read, which predominates the Christian West since the Victorian era. And it is exactly this mentality defined as sexual discourse by Foucault that sets apart how *Salomé* is interpreted in late Meiji era Japan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which is a form of translation in a broader sense that results from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words:** Foucault, *Salomé*, Mori Ogai, Junshi, Shinchu, sexual discourse

---

\* Doctoral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